

路先生，你命里缺我

徐夏注意到路青州，是因為每次開會時，行政主管都會點到這個名字。諸如，路青州，這個月遲到十次，罰款500。

一個幾乎每個月都要遲到十來次的男生，徐夏還挺好奇的。

有天中午去食堂吃飯，徐夏聽到旁邊有人叫，路青州，路青州。她順著聲音看過去，只一眼，周圍的一切好像都失了色彩。明明她還沒和他說話，心裡卻像是經歷了一場驚濤駭浪。

路青州倒也不是帥到掉渣，但從鼻子到眼睛，從頭到腳，好像都是徐夏喜歡的樣子。

徐夏呆立在那，想起那句，一見誤終身，不見終身誤。原來真的是有一見鍾情這回事哩。光是看著他，她就想嫁給他。這可怎麼辦？

徐夏來這家影視公司，本來只是想應酬下就辭職走人，可命運安排她遇見了路青州。

要不要去告白？這年頭還玩暗戀的話，就太不可愛了，但徐夏從來沒有主動追過男生呀。她急吼吼召集閨蜜團，閨蜜說，小孩子才告白呢，成年人要勾引。

好吧，勾引這個詞好。

徐夏當然不夠風情，但來個眼神殺還是沒什麼問題的。

歌詞裡唱得好，確認過眼神，我遇到對的人。依照閨蜜的計畫，這個眼神殺必須做得不動聲色而又很明顯，才能有立竿見影的效果。

所以任何時候任何地點碰到路青州，徐夏都會目不轉睛地注視他。如果被發現了，就趕緊撇開視線，假裝看別的。

徐夏對著鏡子反復練了很多遍。但真正實戰時，一顆心還是砰砰地跳個不停，生怕他看穿她，又怕他看不穿。明明二十五歲的人了，卻像是回到18歲那年的初戀。

有天她路過路青州身邊，死命盯著他。他剛好一回頭，就和她的視線對上了。徐夏假裝淡定，傻乎乎地冲他笑。

路青州回她一笑。那個瞬間，徐夏確定，周遭是突然亮了起來的。

不管怎樣，先混個眼熟再說。

公司裡收養了一隻很可愛的流浪貓。之前，徐夏都是吃完飯再去喂貓糧。有天她發現路青州是先喂貓，再

去吃飯。於是徐夏有了新的作戰計畫。

喂貓，偶遇，閒聊兩句再去吃飯，吃飯時順便坐到一起。日久生情，簡直不要太美好。

然而，當徐夏嫵嫵娜娜跟在路青州後面準備去喂貓時，這個男人看到她居然來了句，你也喂貓啊，那你先去喂吧。吃太多了對貓不好，我晚上再喂它。

說完就拎著貓糧走人了。

24K純直男的思維，真是讓人欲哭無淚。徐夏恨不能直接撲倒這個男人，說，我只是想勾搭你，你就看不出來嗎？

他好像還真就沒看出來。徐夏有點沮喪。

閨蜜偶像劇看多了，積極慫恿徐夏上演摔跤倒在男主懷裡的戲碼。

劇情有點老套，但總要試試，萬一就成了呢。那段時間，徐夏像個隨時準備迎戰的戰士，有滿腔的熱情，和滿滿的愛情。

她特意跑去買了一雙輪滑鞋，還特別選了那種不需要刹車的。萬事俱備，只等男主出場。

選在平時下班的點，肯定不合適。那麼多人從公司出來，她一女生在公司門口滑來滑去，弄得好像雜技表演。人還沒追到，別把自己先弄出名了。

左想右想，只能坐等路青州加班。守了大概一個多星期，徐夏終於等到後期製作組留下來加班的消息。

那天等其他同事都走得差不多了，徐夏穿上輪滑鞋下樓，在樓下大門口的噴水池邊一圈圈地滑。

然而事實證明，這種浪漫的戲碼只適合電視劇，現實中要想碰上，大概要花光這輩子的運氣。

從六點到九點，再到十一點，還是沒能見到路青州的人影。那時是夏天，身上全是被蚊子叮咬的包；叫的外賣，也只是胡亂吃了兩口，生怕錯過了路青州出來的最佳時機。

等到十一點半，仍然沒見到路青州，徐夏只好快快而歸，心裡委屈得想哭。

第二天跑去一打聽，才知道昨天晚上，後期製作組集體通宵加班。

摔跤撲懷裡的計畫，不定性因素多，徐夏放棄了。萬一她沒掉進他懷裡，自己一緊張，來個四腳朝天，就

更丟人了。

徐夏決定尋找新的突破點。陷入愛情裡的人，大概都是福爾摩斯。

徐夏從企業微信裡查到路青州的手機號，從公司群裡拿到QQ號，從行政處瞭解了他的身高體重三圍。從和他室友的閒聊中，知道他養了一隻貓和一隻白貂。

突破口，是那隻小白貂。

閨蜜說，直接加微信和QQ，太沒創意。在愛情裡，主動出擊的女生是可愛，但怎麼主動才更可愛，這是個問題。

還好路青州的QQ空間是對所有人開放，所以她沒加他，也能進去溜達。在空間動態裡，她翻到了路青州的B站號。點進去後，發現基本都是小白貂的照片。

徐夏偽裝成小迷妹，給路青州在B站上發消息說，哎呀，這白貂好可愛哦，你是怎麼養的呀，我早就想養一隻。

拍馬屁要投其所好，追男人也一樣。一說到小白貂，路青州立馬就變得滔滔不絕起來。天南海北地聊了一周，路青州說，加個微信吧，聊天方便點。

徐夏看到這句話時，在屋裡狂舞了半天。

微信好友通過後，徐夏連發了兩個感嘆號過去：剛看你朋友圈，發現一件不可思議的事，我好像在公司見過你。

路青州回，是嗎？那麼巧。

徐夏裝作和路青州對公司名稱和地址，然後說，我倆真是太有緣啦。

路青州說，還真是巧啊。

徐夏在心裡想，路青州啊路青州，等我追到你，看我怎麼收拾你。你知道這場巧合，老娘在背後花了多少心思嗎？

第二天是週末，路青州在微信上問，我帶小白貂來公司了，你要不要過來看看？

徐夏恨不能馬上飛奔出員工宿舍，跑去辦公室。但她火速諮詢了閨蜜團，得到的一致回答是，關鍵時刻，稍微矜持點才能穩准狠地擊中男人的心。

於是徐夏回，我剛爬上六樓，好累哦。等我休息一下，馬上過來。

發完這句話後不到十分鐘，路青

兒子相見不相識，海外中國廚師為何不回家？

再大的地理距離都不是困難，心與心的距離才最重要。從孩子出生到一歲多，都沒有見過他的面，對於這樣的父親，我們難免會有所責備。

但是對於遠在保加利亞一間中餐館工作的陳保軍來說，他只能懷著深深的愧疚，擦去眼淚，默默地走向後廚，繼續炒下一盤菜。

陳保軍是餐廳廚師，每天在餐廳熱火朝天地為外國客人燒制中國菜，而他的妻子在該餐廳做服務員。

雖然每天都在燒制各式各樣的中國菜，但是自己老家的青田家常菜，卻已經不知多久沒有嘗到過。

由於時間和經濟的限制，夫妻倆已經在保加利亞工作了多年，一直都沒有時間回家和老人團圓，更重要的是，老家裡還有他們年僅一歲的孩子。

這個小男孩，從來沒有見過爸爸的面，媽媽在他出生45天后，也馬上回到了保加利亞的餐廳繼續工作。

陳保軍父母對於他們夫婦遠赴保加利亞打工也頗感無奈，一方面家裡的經濟條件確實不太好，去國外打拚能夠掙多一點前補貼家用。

年邁的父親平時還要去作粗工，除了對他們夫婦難舍的牽掛以外，也只能在身體尚好時，好好地照顧好小孫子。

父母總說，陳保軍夫婦兩個人一起在外國打拼，互相有個照應，也能放心點。賺多少錢不重要，身體健康才最重要。

而對於陳保軍來說，不能在老家陪伴父母，教育孩子，甚至連孩子的面都沒有見過，錯過了孩子從小一點一滴的成長。他只能懷著深深的愧疚，他們能做的，唯有默默地海外，流著辛動的汗水，盡可能地攢下工資留給給老人和孩子。

陳保軍說，趁年輕時多辛苦幾年，給父母在家鄉蓋一棟自己的房子，為了小孩的未來，他們沒有辦法，只能出去闖。而這個聚少離多的家庭，全家人連一張全家福合照都沒有。

而今年，思兒心切的父母，帶上小孫子遠赴保加利亞，希望把團圓的味道帶給辛動工作的兒子兒媳。親人的到來，使陳保軍夫婦熱淚盈眶。

父母帶來了陳保軍最愛吃的山粉餃，並不是說這個山粉餃有多麼好吃，而是因為這個山粉餃是家的味道，是媽媽的手藝，是對家的眷戀。

而年幼的兒子對於他的父母是陌生的，是抗拒的。

兒子相見不相識，這對陳保軍來說是一份沉重的愧疚和思念。

短暫的相見，親情血脈的牽絆讓父子有了漸漸熟悉的機會，而接下來的，又是長時間的分離。

歌曲《常回家看看》裡說道：老人不圖兒女為家做多大貢獻，一輩不容易就圖個團團圓圓。但是，生活中就是有這麼多的無奈，奔走在奮鬥路上的人們，為了更好的明天，只能捨棄現在的團聚。

每到春節，很多餐飲員工都因為工作無法回家與家人團聚，而還有很多遠在海外的餐飲人，他們更是隔著萬里千山的距離，無法團圓。

但是，無論他們在哪裡，無論他們在那個角落辛動工作，留著汗水，他們的心永遠都在家鄉，都依偎在親人身旁。

不管各位餐飲人是否已經回家，在歸家途中亦是不能回家，都希望各位能夠常與家人聯繫。

畢竟再大的距離都不是困難，心與心的距離才最重要。



州的微信進來：開門。

徐夏有點蒙。路青州居然帶著白貂爬到六樓來找她了。打開門的瞬間，有陽光打在這個男人的身上，她心裡有個聲音說，這個男人我要定了。

是的，這個男人她要定了。

路青州朝她笑，傻愣愣幹嘛，網友見面，是不是要一起吃個飯？

徐夏忘了矜持，一個勁地點頭說，好啊好啊，我們吃什麼？

於是那天約著吃飯看電影。

有時看完電影出來，徐夏耍帥帶了一副圓形墨鏡。一眼看上去，有點像是算命大仙。路青州開玩笑說，大師，不如給我算一卦吧。

徐夏早就知道路青州的出生年月和生辰八字，但她還是裝模作樣地問了一遍，再裝模作樣地掐指一算，然後不知怎麼就冒出來一句，路先生，你命裡缺我！

說完，徐夏的腦子完全炸開了。按照計畫，那會還不到表白的時候啊。說好的勾引呢？這下完了，這個男人估計要被嚇跑了。

徐夏後悔不迭時，旁邊的男人卻說，嗯，大師說得在理，我也覺得缺你。然後長臂一揮，攬她入懷。歪著頭問她，那大師你看，我現在是不是什麼都不缺了？

好吧，這個場景太溫柔也太具殺傷力，徐夏的心融化了。時光彷彿靜止，路過的行人，街邊的路燈以及眼前的世界，全都變得溫溫柔柔。

徐夏不知道的是，那一日，路青州心底的快樂一點也不比她少。

徐夏不知道的事情，還挺多。

其實路青州注意到她的時間，比她注意到他，還要早。那天，他剪輯

電影有些累，去樓頂抽煙提神時，看到在那哭得傷心欲絕的徐夏。

他有些不知所措，於是給她遞了張紙巾。姑娘可能覺得丟臉，說了聲謝謝就跑開了。那時徐夏和前男友分手，每天過得鬱鬱寡歡，眼裡看不見任何男生。

所以她並不知道，那才是她和路青州的初次見面。也不知道那天早晨的自己，刻進了路青州的心裡，那是一種突如其來的對一個女孩的心疼和心動。

可路青州在愛情裡向來被動，那點小心動被攔住了。

卻沒想到，這個姑娘後來總是時不時出現在他的視野裡。她偷看他的樣子，可愛得要死。有次被他發現，她朝他傻呵呵地笑。

那一笑，徹底擊中了他的心。

她跟在他身後去喂貓，他一緊張，就說讓她先喂。其實徐夏不知道，為了買到和她一樣牌子的貓糧，路青州特地跑了好幾家店。

第一次在B站收到徐夏的私信時，路青州激動了一晚上沒睡著。這個傻丫頭，她B站的圖像是自己的照片，還強行假裝巧合，演得好尬呢。但如果她想讓愛情以這樣的方式開場，他願意陪她演。

路青州醞釀著怎麼開口表白時，卻被徐夏搶了先。這場愛情裡，她比他主動，比他勇敢。有人說，主動了就輸了。但在他這裡，徐夏贏了。

他想加倍珍惜她。

因為如果不是徐夏主動，兩個相互暗戀的成年人就要錯過了。比起和你手牽手熱火朝天的戀愛，錯過這件事一點都不美好。

貴人相助

營業。開門大吉，生意興隆，馮大年心裡樂開了花。

一個月之後，馮大年來到曹明陽家。進門後一看，四處凌亂陳舊，這些年，曹明陽過得不如意啊！曹明陽見到他很是意外，馮大年也不多說話，掏出兩張錢，“啪”地往桌面上一放，財大氣粗地說：“兄弟，感激的話說出來見外，這一還是八千塊，你的本金，這一還兩千塊，你的分紅。”

一時間，曹明陽不知所措，支支吾吾不知說什麼好。馮大年不由分說地一拍他的肩：“好兄弟，咱們之間以後別再談錢了，需要幫忙的話，儘管開口。”

聽說曹明陽的妻子得了腎囊腫，正在住院準備手術，馮大年又去醫院探望一番，留下一千塊錢。

一晃兩個月過去了，馮大年飯店的生意蒸蒸日上。可這天，他竟莫名其妙地收到一張法院的傳票，有人把他給告了！

開庭這天，原告席上坐著一個老實忠厚的漢子，名叫趙長勝。見到馮大年，趙長勝搖頭歎氣：“哎，其實怪我自己，說出來別人都都不信。幾個月前，我往銀行裡存錢，竟然把錢存入別人的卡裡了。”說著，他掏出兩張一模一樣的銀行卡，“孩子從外面檢來這張卡放在桌上，我以為是自己的那張，就揣到銀行去了。我也是馬大哈，存錢時都沒看就在單子上簽了字。直到取錢時才知道錢存錯了。”

看著那兩張銀行卡，馮大年心裡猛然一緊，自己的銀行卡也是這個樣子的，一直沒找著，難道……想到這裡，馮大年趕

緊詢問：“老哥，你還記得存錢的日期嗎？”

趙長勝點點頭，說出日期。馮大年趕忙掏出手機查看，那條存錢到賬的短信，果然在同一天。

馮大年明白了，當初借他錢的不是曹明陽，而是眼前這個誤打誤撞的趙長勝。

馮大年一把拉起趙長勝的手：“老哥，你可幫我的大忙了！咱哥倆就別在這兒耽擱了，隨我去銀行，這就把錢轉給你。”隨後，馮大年跟工作人員講明原因，兩人庭下和解。去銀行的路上，趙長勝愧疚地說：“大兄弟，一看你就是個敞亮人，我也是沒辦法才起訴的，這一招還是銀行告訴我的。”

馮大年拉住趙長勝的手：“老哥呀！你就是我命裡的貴人，沒有你相助，我都不知道怎麼闖過那一關。啥也別說了，咱今天認識了，就是朋友，將來若遇到難處了，跟老弟說。”

從銀行出來，馮大年思慮良久，還是撥通了曹明陽的電話。曹明陽說妻子已經出院了，還說等醫藥費報銷後去找馮大年還錢。

“咱們兄弟不是說好了嘛，不談錢！”“不，今天這事我一定要說明白，不然心裡一直有個疙瘩，我沒借過錢給你，那天我之所以沒說破，是因為當時正為錢的事發愁呢，你嫂子她……”

聽到這裡，馮大年腦子一轉，哈哈大笑道：“兄弟，我都知道，我只是想幫兄弟一把，又怕你死要面子拒不接受，才演了那麼一出……”

虛了？哈哈，我什麼也不在乎了，我只想讓你消失。”馬麗只看到趙紅放大猙獰的臉……

“馬麗馬麗，你怎麼了這是？”伴隨著耳邊的聲音馬麗驚醒了，看到了是疲勞的趙紅的臉，馬麗拉著被子躲進牆角，不再看著趙紅，任由額頭上的汗水在臉上亂流，嘴裡念叨著不要不要。趙紅焦急的聲音以及周圍明晃晃的燈光讓馬麗恢復了理智，摸了一下額頭上的汗珠，猛地抱住了床邊的趙紅，說著對不起對不起，原諒我，我再也會這樣了，不會瞧不起你了，是我不對……直到馬麗哽咽到說不出話，只有嗚咽聲。

趙紅伸手抱著馬麗，拍打著馬麗的背，嘴裡說著沒事，有我在，不怕。天花板燈光下的馬麗漸漸恢復正常，趙紅的嘴角向上揚起，只是在燈光的背影下顯得有些邪惡，她玩味的想：看來那封信的目的達到了呢！哈哈。

如此如此

馬麗大學畢業後在報社工作，和好友趙紅在雅苑社區租房子住。不久，趙紅失業了，每天去人才市場找工作，早出晚歸。

一天，馬麗下班，在門口見到一封未封口的信，看到信上的內容她渾身打起顫來……馬麗拿著鑰匙哆哆嗦嗦的打開門，進門立刻將門反鎖，順著門滑下來縮成一團。心中的內容反反復復在腦海中浮現，鞋也來不及脫，將房間內燈全部打開，轉身撲進被子裡。

迷迷糊糊中她聽到有人叫她的名字，那聲音越來越近，越來越大，只見趙紅晃著一根繩子坐在床邊：“馬麗呀馬麗，你說老天為何如此不公，你有工資拿，有房住，家庭條件那麼好，我？我為什麼就

得失業？我們可是好朋友啊，我不甘心，不甘心啊！”趙紅的語氣越來越激動，馬麗白著臉縮到牆角，嘴裡抖得說不出一句話，手中緊緊握著被子，盯著趙紅手中突然的晃動繩子，馬麗打了個激靈，喉嚨深處發出救命，連滾帶爬從床上翻下來，逃到門口，無奈在拐角摔了一下，眼角閃到趙紅的腳，身體已經虛脫沒有力氣再動一下，只能眼睜睜的看著趙紅步步逼近，驚恐的淚從眼角滑下來。

“怎麼？你大小姐也有怕的時候？我知道你打心底瞧不起我，那也正常，畢竟咱倆之間差的不是是一點半點。”馬麗的頭不知不覺低了下去，趙紅蹲下來捏起馬麗的下巴，迫使她抬起頭來看她，“怎麼心